

杭锦旗如歌 古老而永远的歌



齐毕力格

鄂尔多斯如歌，俗称杭锦旗如歌，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确定并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杭锦旗，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中国古歌之乡”。

一

杭锦旗如歌，是因为在杭锦旗图古日格、什拉召、道图、格根召、呼和木都、巴拉贡等沿黄农牧区以及其毗邻巴音恩格尔等梁外地区，流行和遗存的一种民歌形态样式或文化生态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呼毕斯哈拉玛等民歌手演唱，由热喜先生编辑、录制，出版并发行的《鄂尔多斯民歌》磁带中偶尔给一些传统鄂尔多斯长调或礼仪民歌，注以“鄂尔多斯古歌”；之后，乌审旗布仁吉日嘎拉先生也在其编著的书中，专门介绍了“保当(今属陕西省神木)十六首古歌”，并摘录其歌词部分；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由曹纳木先生与马希吉日格、孟克那顺等多位老师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的《鄂尔多斯民歌》《鄂尔多斯民歌经典》等多部书籍中，也偶尔对一些传统鄂尔多斯长调或礼仪民歌，注以“鄂尔多斯古歌”；据说准格尔地也曾有过“古歌”，鄂托克旗东北部与杭锦旗巴拉贡等地接壤的少部分地区也有古歌存在。

鄂尔多斯传统长调或礼仪民歌，是不能简单地与杭锦旗如歌混为一谈的。在上述提到的那些地区，过去是否曾经流行过“古歌”，现在已成为了一个无法考证的问题。今天，除了杭锦旗之外，其他地区确实不存在真正意义或正宗传统上的“古歌”。因为，“阿伊罕赛拜教赛/阿伊罕赛永远幸福平安”的和鸣，是杭锦旗如歌之最根本、最标识的特征。因此，那些没有这种和鸣的鄂尔多斯长调或礼仪民歌，是不能够被称为杭锦旗如歌的。

除上述记载或现象之外，在鄂尔多斯一些大的寺庙里，也存在一种《古如之歌》的戏剧性宗教音乐。例如：乌审召等寺院的《米拉古如》，达延阿贵庙的《德木楚格古如》等。不过，这里的“古如”一词，是对《古如之歌》的简称而已，与杭锦旗如歌几乎没有本质的联系或因果关系。

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宿亥图、柴登、展旦召等地流行着一种与杭锦旗如歌基本相似的姊妹民歌“希鲁格道”。达拉特旗人也称其为“古歌”。杭锦旗如歌与“达拉特希鲁格道”是同宗同源的。2019年1月，“达拉特希鲁格道”也被列入了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除鄂尔多斯杭锦旗之外的其他蒙古族聚居地区，是否也存在或流行与杭锦旗如歌相似或类似的民歌形态呢？

据鄂尔多斯古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古日巴斯尔先生介绍，此类民歌在巴彦淖尔地区被称为“希

鲁格道”(诗歌)；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及青海省等地区却被称为“图日道”(政歌)；在锡林郭勒地区则被称为“潮尔道”(低音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宝日塔拉等地区被称为“释塔尔道”(史诗歌)；在蒙古国喀尔喀地区被称之为“胡沁道”(老歌)或“古如歌”。

这些地区的民歌，虽与杭锦旗如歌相似或类似，但因受到地方历史、文化、风俗、语言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各自的风味、风韵或风采，经过岁月的洗礼，彼此之间也有了鲜明的特征与特点，早已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与风格。

二

关于杭锦旗如歌之“古如”一词，是值得认真研究、分析或推敲的。用与此相关的四种语言文字，作一简单的解释。

·梵文“古如”一词，具有“上师”的意思；
·藏语“古如”一词，含有“喇嘛”“上师”或“诗歌”的意思；
·满语“古润”一词，具有朝廷、朝政的意思，蒙古语借用此词的时候将“N”略之，便成为了蒙古语的古如，但意思却没有变化；
·蒙古语“古如”，本意为“磁矿石”；编、编制、编搓等词之根词亦叫作“古如”；在史上也称“全国”“泛蒙”为“古日”，例如“古日可汗”；此词也可延伸为“大家”“全体”“合众”之意，例如有的地方将声乐的轮唱等谓之“古日伦道拉呼”。

故此，杭锦旗如歌中的“古如”一词，究竟具有何意何谓，真的需要我们的专家学者好好研究甄别和探讨定夺。对于杭锦旗如歌的保护传承而言，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

杭锦旗如歌，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论多年而至今未决的课题。只要我们以负责任的态度、科学的态度、主人翁的态度去面对和研究这一问题，也不是一件多么难以理解、多么难以解决、多么难以统一认识的事情。

杭锦旗如歌是带有和鸣的歌曲。“和鸣”一词，在蒙古语中称之为“图日勒格”，是一种“引子”“序曲”或“领唱”式的歌唱形式。故此，史称杭锦旗如歌为“和鸣歌曲”，有两种和鸣，传统上谓之“大和鸣”与“小和鸣”。若不吟唱和鸣部分，杭锦旗如歌是不能开唱的。因此，和鸣是杭锦旗如歌的生命基因，没有和鸣就没有杭锦旗如歌。和鸣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歌形态的根本特征，也是其古老的习俗和悠久的传统。前苏联一位作家写的《成吉思汗》一书表述：“每当成吉思汗举行隆重的国宴，招待宾客的时候，都要演唱一种带有和鸣的歌曲。”由此可知，这种带有自然和鸣的杭锦旗如歌，就是从成吉思汗时期的那种带有和鸣的歌曲发展演变而来的。那种古老的和鸣至今还在杭锦旗如歌中源远流长，一直传承至今。所以，没有这种和鸣的鄂尔多斯长调或短调民歌，是不能称之为“古如歌”的。而且，带有这种自然和鸣的杭锦旗如歌，与鄂尔多斯长调或礼仪民歌有着本质的区别。

杭锦旗如歌是具有和声的歌曲。众所周知，杭锦旗如歌的演唱，历来是以三首歌为一组，男女声为和声形式进行的。在此过程中，男女歌手的声部，便形成了一种自然又和谐的声音效果，甚至产生了类似于轮唱般的艺术气象。但是，在以独唱形式为主演绎的鄂尔多斯长调里，是没有这种感觉或情形的。所以，自然和声亦是杭锦旗如歌由来已久的独特风格与特色。

杭锦旗如歌是无伴奏演唱的歌曲。什拉召、呼和木都、巴拉贡等沿河地区的古如歌，都是以无伴奏演唱的，这是古如歌的原生态形式。但是，巴音恩格尔、锡尼镇等梁外地区却是增加了简单的民乐伴奏成分。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现象，而且是一种不多见的时尚现象。因此，无伴奏的形式演绎是杭锦旗如歌的又一个风格特点。蒙古族长调的演唱，一般都是用马头琴伴奏的。所以，在长调民歌中几乎没有这种无伴奏歌唱的习惯或习俗的。杭锦旗如歌那种无伴奏演唱的方式，是否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无伴奏合唱，特别是南方侗族大歌有着相似之处，这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杭锦旗如歌是群众演唱的歌曲。杭锦旗如歌是蒙古族宫廷或古典音乐的遗产，是原生态齐唱、合唱或轮唱的传统形式。杭锦旗如歌是必须群众演唱的。否则，它的韵味、色彩和风格是不能充分显现出来的。它的曲谱大部分可以用四分之四拍记录，部分歌曲也可以用四分之二拍记录，这就非常适合于群众演唱。但是，长调民歌只能用自由拍子、散板子或散板记谱，是不宜用拍号标记和小节划分记录的，而且也不易于用群众口或合唱形式演绎的。由此可见，群众演唱也是杭锦旗如歌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杭锦旗如歌是短调演唱的歌曲。杭锦旗如歌，历来是在隆重盛大的仪式、声势浩大的聚会或婚宴喜庆的场所演唱的，而且必须得有始有终、完整无缺，并要求歌词不允许掐头去尾，声音不能震耳欲聋。总之，不能像长调那样放声高歌，也不能像短调那样即兴随口吟唱，也不能像宗教歌曲低吟吟唱，更不能像通俗歌曲自由发挥。由此可见，杭锦旗如歌是一种按照严格的规范和规则演唱的歌曲。杭锦旗人有一句关于古如歌的谚语说：“放羊路上没有古如歌，转经道上没有古如歌”，简单明了地讲清了古如歌的演唱场所、规矩与要求，说明它是一种仪式性强、礼仪性重的蒙古族古老宫廷歌曲或古典仪式音乐。传统长调或短调民歌的演唱，是没有这些规矩和讲究的。因此，按照严肃而严格的规矩演唱，是杭锦旗如歌又一个显著的风格和特点。

杭锦旗如歌是中音演唱的歌曲。据杭锦旗的老人说：“古如歌是用‘浩沃日豪勒’歌唱的。”蒙古语“浩沃日”是中性的意思；蒙古语“豪勒”是嗓子的意思。从这一词义上来讲，就是用不高不低的、中音音色歌唱。演唱古如歌还有一个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合口了就不要张嘴，张嘴了就不要合口”。所以，杭锦旗如歌的演唱方法是前嘴不大张开，主要靠后嘴，中音并低声演唱，并要求平声静气、平缓流畅。蒙古族长调一般都是用男高音演唱的，并且声音常回荡在头顶共鸣区，响亮高扬、嘹亮高亢。由此可见，长调民歌与杭锦旗如歌在演唱风格以及审美方面都存在明显又明显的区别。不过，杭锦旗如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那种原生态唱法日趋丢失，从而越来越多的歌手用长调方法演唱杭锦旗如歌，致使二者的差别越来越少，日渐模糊，被人误认为二者同属长调。总之，用中音音色低声演唱，是杭锦旗如歌又一个显著的本质特征和特点。

石榴花开

主办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
单位 鄂尔多斯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

文化大观 书香三件套暖民心 文化惠民润暖城

王琼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也是文化滋养人心的好时节。今年春节期间，市图书馆以“骏驰暖城·书香迎春”为主题，精心策划推出“赏‘新’阅目”三件套系列活动，涵盖“书香启岁”“书香年货”“书香团圆”三大主题，线上线下齐发力，累计开展活动近百场，参与群众近十万人次，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份别具年味的文化大礼。

书香六艺启岁 增添跨年仪式感

2025年岁末，市图书馆内年味渐浓，书香四溢。“骏驰暖城·书香跨年”活动如期举行，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打卡。活动以“书恩、书福、书艺、书剧、书伴、书谜”六个关键词为核心，打造“书香六艺”打卡点，既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现代阅读的创新表达。

在“书福”打卡点，主办方别出心裁地将“芸香草”等中药材融入布艺福字中，寓意“书香福气带回家”，让读者在参与中感受文化温度，在互动中体味传统意蕴。六

艺打卡、书谜竞猜、书剧展映形式多样的活动，让跨年夜不再只是时间的更替，更是一场文化的接力。

书香年货迎新 传递阅读温度

春节前夕，市图书馆将目光投向那些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和特殊群体。通过“书香送暖”行动，将装有对联、窗花、福字的“书香年货礼包”送到机场、养老院、福利院等地，同时为快递小哥、交警、环卫工人精心挑选了《我在北京送快递》《内河往事》《我的母亲做保洁》等贴近其生活的书籍。

这份特殊的“年货”，不仅是文化的馈赠，更是精神的慰藉。以书香致敬、以阅读传情，让新春的暖意，在文字间流淌，成为今年文化惠民的一道亮丽风景。

书香团圆添福 融合“非遗”与阅读

春节期间，市图书馆还特别推出“书香流水席”“非遗”市集，邀请市民沉浸式体验皮影、剪纸、糖画、吹糖人等传统技艺。与此同时，图书馆精心策划马年

生肖文化主题少儿绘本及蒙、汉文书单推荐活动，展出12个系列82种“非遗”绘本，让读者在动手体验之余，也能通过阅读深入了解“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

“非遗”与阅读的深度融合，让传统技艺不再只是记忆中的画面，而成为可触摸、可理解、可传承的文化体验。孩子们在市集中动手制作糖画，家长们在书单中寻觅年味，书香与年味交织，团圆与文化同行。

三件套惠民 文化润城启新篇

从“书香六艺”启岁，到“书香年货”送暖，再到“书香非遗”添福，市图书馆以“赏‘新’阅目”三件套为主线，打造了一场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文化惠民活动。这不仅是一次阅读推广的探索，更是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实践的生动写照。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市图书馆以文化为媒，以书香为桥，持续拓展惠民服务新路径，助力“暖城”品牌建设，让书香成为城市最美的底色，让阅读成为群众最温暖的陪伴。

优秀剧目名片

舞蹈《谦》由东胜区乌兰牧骑创作表演，在第七届内蒙古舞蹈大赛中荣获专业青年组(当代舞)表演一等奖、创作三等奖。

舞蹈《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精神内涵与当代舞蹈的表现形式巧妙融合，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谦”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敬意，不断汲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性智慧，时刻保持谦逊、谦和、谦和的精神品质。

文化视界

周晨曦

王万里诗歌精选集《岁月撒落的微光》，以散落岁月的“微光”为核心载体，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体悟、乡土眷恋、亲情暖意与家国情怀，凝练成质朴而深情的文字。这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每一首都映照着岁月的刻痕与生命的温度，更精准诠释了核心特质——于细微处藏深意，以“微光”之渺，承载生命与岁月的千钧之重。

诗集中，王万里以故乡的草木、农具、亲人等作为核心意象，用白描笔触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乡土画卷，让每一行诗都浸着泥土芬芳与岁月质感。《村头的老槐树》将“老槐树”与父亲形象紧密相连：“你和父亲一样疲惫/年终站在村头遥望/遥望过往的岁月/遥望道路的坎坷/遥望日出日落的繁忙/遥望游子归乡的心跳”……诗中的老槐树不再是单纯草木，而是父亲的化身、故乡的精神图腾。“骨头横渡年轮时光”等比喻，将老槐树的坚韧与村庄精神根基深结，让这份“守望”超越个体，成为乡土的生命脊梁；《小米故乡》开篇即点出故乡特质：“没有名字的山路/走着父亲的青春/每一个脚印/刻下生活的沉重/每一声咳嗽/震伤大山的肺腑”“破瓷碗的豁口/残缺了几代人的梦/清汤里飘着的几粒小米/是一个孩子眼里/发光的星星——”“顺着一粒小米的黄/我就能回到故乡”。诗人以小米为意象，兼顾乡土的贫瘠与温暖，既映照故乡的艰苦，更彰显故乡人的坚韧生命力；《父亲的锄头》以“笔”与“锄头”形成鲜明对照，将文人笔墨的轻盈，与父亲锄头承载的大地重量相衬，意象张力饱满，细节化的描写更见诗人对乡土生活的深刻体悟。

若说乡土是王万里诗歌的根基，亲情便是这根基上最暖的底色。母亲形象在诗集中占据重要位置，多首诗作以细腻笔触勾勒生活切片与乡土意象，勾勒出扎根烟火、躬耕岁月的母亲模样。这些诗篇摒弃刻意抒情，以朴素笔触将母亲的勤劳、坚韧与细腻、温柔，藏进日常褶皱，让读者在熟悉的乡土场景中，触摸母爱的厚重。《旧照片里的母亲》以一张旧照片为引，开启对母亲的怀念：“和你活着时没有什么不同/你总是安静地待在一个小小的角落/手里忙着什么，偶尔会抬起头/看看我们，看看天，你柔和的目光/让时光也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诗人将思念融入细腻描摹，以灵动比喻道尽岁月沧桑，结尾“从照片里下来”“抹去看不见的灰尘”的想象尤为动人，把深沉眷恋化为具象牵挂，于平淡叙事中直击人心。

相较于母亲的温柔，父亲形象更多承载着责任与奉献。《父亲的手》精准刻画父亲形象，以“父亲的手”为核心意象，串联起父亲辛劳的一生与厚重担当。诗人用对比手法，写父亲的手不似铁硬、不似绵软、不名贵，却能扛起生活重压、包裹家人暖意、书写家族根脉；又以掌纹青黄、指间生田圆的细节，勾勒出耕耘者的模样。结尾将父亲比作收割后的镰刀，“松开了自己”的画面满是沧桑与不舍，质朴文字中藏着对父亲的深沉敬意与怀念，极具感染力。诗集中多首父亲的诗作均避开直白赞颂，以物喻人，让父亲的责任与担当随乡土意象缓缓流淌。

除乡土与亲情，王万里的笔触还延伸至广阔社会空间，聚焦平凡小人物的生命状态。《盲人卖艺》以细腻笔触刻画其孤独与无奈，“颤动的四胡声”“眼里的白”“干净的塑料盆”精准勾勒窘迫处境，“琴声溅起灰尘”“泪珠砸地无人疼”以尖锐对比，戳中路人的漠然与卖艺者的被忽视，结尾“内心的翅膀张了又拢”，藏着小人物对生活的微弱渴望与无奈收缩，沉郁笔调裹挟着对底层生命的悲悯；《修补轮胎的人》以“轮胎”为隐喻，铺展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紧握扳手把清晨拧成黄昏”“青筋暴成压不弯的直线”，具象劳作细节中藏着以力气硬扛“破烂生活”的坚韧，“你就是需要修补的破轮胎”的对照击人肺腑，而妻子叫卖、女儿赶课的日常牵绊，又让艰辛裹挟烟火温情，让平凡人物形象愈发鲜活；《夜宿烂尾楼的人》以“蟋鸣”为核心意象，将底层栖身者的身体姿态与灵魂状态拧成尖锐痛感，“像地瓜大叶子下的猪虫”的粗鄙比喻，尽显生存挤压出的卑微，“明天去干什么”“孩子学费”等问句，将生活沉重拆解为夜宿者的“今夜主题”，荒诞中裹挟着细碎悲凉。

乡土、亲情、小人物构成王万里诗歌的“小我”情怀，家国情怀则撑起其“大我”格局。这些源自烟火人间的“微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融、层层递进——从个人对故土亲人的眷恋，延伸至对众生的悲悯，最终升华为对家国民族的赤诚。诗集中多篇诗作以雄浑笔触，抒写对祖国的热爱、对历史的敬畏、对民族精神的尊崇，让细碎的“微光”凝聚成照亮民族精神的火炬，彰显出厚重的生命格局。

《汉长城》以线垣为锚，勾连汉马唐轮、西夏羊群的时空碎片，借“严寒风雪”“烈日山野”见证历史，让静物生出叙事温度。“线垣为历史站岗”“躺倒的泥土站立起来”的拟人笔法，尽显古迹与岁月的共生，末句将“瘦弱城墙”比作“当年苦难的脸庞”，使长城从地理符号淬炼成历史的生命载体；《我愿做喜马拉雅山的一粒石头》以“喜马拉雅山的石头”为意象，既抒对宏大山河的敬畏——“将长江黄河融进山的躯体，赋予自然生命质感，又藏个体精神自洽：以‘与天神对饮’的浪漫消解孤独，将‘高过雪山的寒凉’化为暖意，让渺小个体嵌进天地辽阔；《初春在北京》则将个人见闻与民族精神相融，抒写对祖国的热爱，尤以“红色的民族冉冉升起”与日出意象绑定，结尾以“泪珠深沉如大海”收束，将个人感慨融入宏大情怀。

王万里的诗歌兼具深厚的主题与鲜明的艺术特色。语言的质朴与精准最为突出，《油灯下的母亲》等诗作摒弃华丽辞藻与复杂句式，以生活化语言直呈情感与意象，同时又能以极简文字捕捉意象核心与情感本质。《准格尔山曲儿》中的比喻、比拟皆生动贴切。意象的鲜活与凝练亦为亮点，锄头、灶台、老槐树、红辣椒等源自生活与自然的意象，既鲜活可感，又凝练精准，极易引发读者共鸣。此外，诗人对节奏的把控颇具巧思，短句铿锵、长句绵长，随情感起伏切换，让文字自带韵律感，与“微光”的温婉气质高度契合，更添品读韵味。

《岁月撒落的微光》不仅为我们打捞起岁月中的温暖与力量，更给当代诗歌注入了扎根生活的鲜活生命力。愿每位读者都能于诗行间拾得属于自己的“微光”，让这份源自烟火与深情的暖意，照亮往后的生命旅途，指引我们在岁月长河中笃定前行、不负时光。

微光成炬，照亮岁月长河

——王万里《岁月撒落的微光》诗歌赏析

